

雜誌叢書之三

人物種々



書叢誌雜

種 三 第

種 種 物 人

版 出 社 誌 雜

日五十月一十年二十三國民

種三第書叢誌雜

人 物 種 種

編纂者 雜誌社編輯部
出版者 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建國書店

南京太平路大行宮口

新國民書店

蘇州護龍街七〇〇號

定價：每冊拾伍元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人物種種目錄

序	（一）
✓ 記茅盾	（二）
✓ 記郁達夫	（八）
✓ 記田漢	（一六）
✓ 記洪深	（二四）
✓ 憶曹禺	（三五）
✓ 記憶中的沈從文	（四〇）
記馬彥祥	（四六）

艾蕪與沙汀		(五九)
記阿英		(六九)
憶鳳子		(七九)
獨腳學者潘光旦		(八九)
回憶許地山先生		(九四)
從崑曲說到吳梅		(一〇一)
憶黃季剛師		(一〇七)
憶弘一法師		(一一五)
章瘋子		(一二九)

編序

近十年來傳記文學獨盛，西洋出版界所出的傳記文學不知有多少，不但名人在寫「自傳」之類，就是無名作家，也往往有寫一部類乎「自傳」的故事，而一舉成名。在自傳以外，其他由作家來寫的傳記，更是多得不可勝數。不但是整部的傳記，就是零篇的人物素描，人物特寫一類的文章，也風起雲湧，成爲一時寫作風氣。這種風氣並不是作家和新聞記者無端創造出來的，而是由於讀者的需要，而自然地蔚成的。

讀者所以愛讀這類寫人物的文字，原因很簡單，即此類文字有血有肉，雖然寫的是個人的事，可是被寫者因爲大都是著名人物，與時代息息相關，所以時代的影子也依稀可以在文中看出。而且近代傳記文學家的寫作方法也不同了，他們不但寫人物的業績，還把人物當作一個「人」來看，以「人」的見地去理解他，因此人物的私生活成了傳記中的重要部分，這種一反傳統的傳記文學寫作方法，打破了羣衆的偶像觀念，也把人物的一英雄性」減到最低限度，因此讀者對於所寫的人物可以感得更親切一點，在人的認識上也更透澈一點。

這種空氣也沾染到中國出版界，顯然可見，可是這並不壞，我們也不妨學人一點長處。本刊復刊以來，寫人物的文字刊過不少，有時一期裏甚至有兩篇或三篇，不過寫的以文人佔絕大多數，可是也不打緊，以文人的生活來表現這個時代，仍不失爲是一種方法，至於寫的材料當然不限於人物的經歷及其作品，還兼及其私的一面，也許這是更能表現人物的個性的。

這是「人物種種」的第一集，在第二集中，人物的性質也許還要廣大一點。

記茅盾

黃果夫

我認識茅盾，還是八年以前的事情。

在一間狹窄的亭子間裏，朋友C爲我介紹：「這就是茅盾先生！」

我抬起頭來凝視着他：瘦小的身材，像蘆葦一樣風洒而又堅實，兩顆細小的眼睛，射着逼人的慈祥的光芒。

我緊握住他的手，叫了一聲：「茅盾先生！」一刹那，我不知道被什麼力量吸引住了，我說不出話來。他的有力的手，火一樣地溫暖了我的心。他是那樣慈祥，和藹，詳盡而又親切地詢問着我的一切。

我感動了，一絲人間的溫情，流進了我的心胸。我要求他，希望他以後能多多地給我以指示。

閉門寫「子夜」

我開始讀着他更多的作品，除了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之外，我又讀了他的長篇小說「虹」，短篇小說「野薔薇」，「宿莽」等，那種流暢而生動的文筆，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有着我的縮影，我把我自己的命運與他們的命運聯系起來，我在他們中間得到了夥伴，得到了慰藉，更得着溫暖，……。

對於這些不了解的人物，個性，境遇，我老是要了解，我仔細地向他探索着一切，他也老是不

憚煩向我解釋着一切，有時要到深夜。

那時，茅盾先生正在埋頭寫他的長篇小說「子夜」，整日夜的不大出外，有時出去，也要在夜深人靜之後，我瞧着他穿着一件龐大的棉袍子，戴着一頂赭色的皮帽子，在已經達到幾百度的近視眼鏡上，還要加上一副墨色的眼鏡。急忙忙地走出去，我瞧着他在黑暗中逝去了的背影，彷彿已經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這才與匆匆地，回到我的狹窄的亭子間中，很安靜地睡去了。

有時，我被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纏繞住了，我想跟着他的背影，追上前去，和他談一個痛快，但我又怕驚動了或就誤了他的要事。

在這種時候，我獨個兒徘徊在他的寓所的門口，或者弄堂門外，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

在一天下午，他突然跑來找我，他興奮地拍着我的肩膀說：「我有半個月的空時間，我打算做一件事，你能不能陪着我去做？」

我毫不猶疑地答應了，也不管那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實地的觀察

原來他那時所寫的長篇小說「子夜」中需要明白「交易所」中的情形，他打算花半個月的工夫去實地調查一番，然後才執筆寫作。

以後，我們每天出現在各個交易所中，瞧着那些騷動着的人們，瘋狂地嚷着：「空頭」「多頭」的買賣，我們冷視着，一直要到交易所收息時，才蹣跚地踏了出來。

有時，茅盾先生更活躍得像一個商人，擠在生意買賣的人叢中去打聽行情，他表現得是那樣地認

真，又是那樣地老練。

每天晚上歸來時，他獨自地關在他的書室裏，埋頭寫作了。

每晚我從弄堂外面，瞧見他書室中的燈火扭開着，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又出現在他的寓所的弄堂裏時，他書室中的燈光仍舊是明亮的，差不多每晚都是這樣。

我開始被一個人的努力深深地感動了，我開始知道一個作家的成功，是經過了怎樣堅忍的努力。這以後，我們有五個月沒有見面，我爲了怕耽誤了他的工作，一直沒有去找過他，後來，據說他將他的家暫時搬回故鄉浙江桐鄉去了，也是爲了「子夜」的寫作。

五個月以後的一天下午，我們在北四川路的上海大戲院的門口碰着了，那時，上海大戲院正在開映蘇聯的片子「金山」，上海的文化人差不多都爭先恐後地去看這一張片子。

這時，雖則是春天，他仍舊穿着那件寬大的棉袍子，一頂皮帽子，更戴得下了，差不多齊了他的眼睛角，他的態度仍舊是那樣的從容和精明的，他一看見我便握着我兩隻手，把我拖到上海大戲院的樓梯的後面，熱心地問着我五個月來的近況。這五個月來，我的內心正沉浸在秋天的境域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酸痛，多少朋友離開了，多少面貌改觀了。多少……一長串的悲憤和淒涼。

他照例給我許多安慰和鼓勵。

因爲時間的匆促，我們沒有談到更多的話。戲散後，也不能允許我們談更多的話。在黑暗的戲院中，我們緊握着手，互道一聲「再會」，便分別了。

嚴謹的工作者

這以後，便一直沒有見面，只是知道他仍舊是在上海，他仍舊靠着賣文來度活，他仍舊是……內心算是得到了些微的安慰。

一直到事變的前一年，我才在一個歡迎會上碰着他，我們離別雖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功夫，但是，茅盾先生變了，他變得是那樣地冷靜與沉着，彷彿一言一笑，都可以震天地，撼山岳似的，他的表情冷靜得就像一塊寒光閃閃的鋼鐵，而他的內心却潛伏着無限的熱和力。

那時期，他正是舊病復發的當兒，胃病和心臟衰弱症，緊緊地追隨着，不願放鬆他一步，然而，他便在這整日夜病魔纏擾中，進行他的工作，有時，他爲了生活，也是爲了工作，一天要寫上將近萬字的文章，有時，他又得冒着風和雨，深更夜半去出席各式各類的座談會，沒有怨言，更不感到絲毫的疲乏，彷彿像一隻跋涉在沙漠中的駱駝似的，默默地工作着。

八一三事變後，雖在各種座談會中，不時地遇着他，但也無言可說，好像一切談話都是多餘的了。上海戰事西移後，他決心帶着他的太太和三個孩子到內地去，臨走的前幾天，我碰着他，他緊握我的手，他問我要不要到內地去，他說，他能够幫助我解決到內地的路費與工作問題……

他是那樣地熱心與興奮。

不知怎樣，我變得那樣冷淡，我搖搖頭，毫無意識地答覆他：「我不願離開上海！」

這一別，不想就是五年多了。這期間，我曾經從各方面和報章雜誌上設法去打聽他的行蹤與他的生活工作狀況，只要是一點點，我也心滿意足了。

在新疆和香港

在漢口時，據說，他對於當局的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政策不滿，又曾經帶着他的全家跑到遼遠的新疆去，準備開闢新的天地，但不久又爲了政治見解的不同，而不容於新疆當局，幾乎送了他的性命。

從新疆出來，又回到重慶，結果又爲了對渝府不滿，而不得不重新帶着他的全家，跑到香港去，仍舊度着他的賣文生活。

顛沛，流浪，掙扎，這是他的半生。

在香港，他寫了一篇日記體似的中篇小說，題名「腐蝕」。

他在「腐蝕」的開場中這樣寫道：「這一束，斷續不全的日記，發現於陪都（重慶）某公共防空洞，日記的主人不知爲誰氏，存亡亦未卜。該防空洞最深處岩壁上，有一縱深尺許的小洞，日記即藏在這裏。是特意藏在那裏的呢，抑或偶然被遺忘——再不然，就是日記的主人已經遭遇不幸，這都無從究明了。日記本中，且夾有兩張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爲日記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爲日記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爲K之女友所謂『萍妹』，這也是無法究明了。不過，從日記本之紙張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還夾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觀，可知主人是很寶愛他這一片段的生活記錄的。」

所記，大都綴有月日，人名都用簡寫或暗記，字蹟有時工整有時潦草，並無塗抹之處，惟有三數頁行間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處，墨痕溶化，若爲淚水所漬，點點斑駁，文義遂不能聯貫，然大意尚可推求，現在移寫，悉仍其舊。

嗚呼，塵海茫茫，狐鬼滿路，青年男女爲環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

然大都默然飲恨，無可伸訴。我現在斗胆披露這一束不知誰氏的日記，無非想借此告訴關心青年幸福的社會人士，今天的青年們在生活壓迫與知識飢荒之外，還有如此這般的難言之痛，請大家多加注意吧了……」

「腐蝕」的內容，可以說是茅盾整個的心情流露與對重慶不滿的呼聲！我默默地讀着「腐蝕」，我懷念着茅盾！

記郁達夫

王易庵

「萬劫艱難病廢身，姓名雖在已非真，多慚鮑叔能憐我，只怕灌夫要罵人。」

泥馬縱驕總少骨，坑灰未冷待揚塵，

國門呂覽應傳世，何必臣雄再劇秦。」

上面的一首詩，是郁達夫先生在民國廿四年冬天作成了抄給幽默大師林語堂看的，詩前有題云：「歲暮窮極，有某府憐其貧，屬其撰文，因步鈞台題壁原韻以作答。」實際上，這首詩簡直可以說是郁達夫先生個人人格的寫照，我們只要一讀這首詩，眼前便恍然有一個傲骨嶙峋，耿介拔俗而又踔蹏不羈的詩人湧現出來，他是率真的，不諧世俗的，旁人批評他浪漫頹廢，其實根本是對他没有認識，不明白他的胸襟。形成他這種與常人殊異的性格的，一半是所謂「江左風流」的才子氣，另外一半則是一肚皮不合事宜，這纔借酒澆愁，狂歌當哭，學那劉伶縱飲，庾信疏狂。

倘若把古來的文人和郁達夫先生相比，我以為最像不過的，莫過於那對人有青白兩種眼色的阮籍了。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嗜酒能嘯，當其得意，忽忘形骸，這些都和郁達夫先生相像，而尤其相像的，是阮籍在魏晉之際，屢次出而從政，而他却不與聞世事，酣飲爲常，郁達夫先生在民國廿四五年間，也曾到福建去做官，而他也是縱情詩酒，很少與聞政事。前有阮步兵，後有郁達夫，這兩人的生

渥竟如此其相像，足可稱爲文苑傳中的佳話了。

我認識郁達夫先生是在民國廿四年間，那時他正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卜居杭州，大約隔一月或半月光景到上海來一趟，看看親友，送送稿子，拿拿稿費，算算版稅，待到一切任務完畢，便回到杭州，向他的小家庭中一溜，左顧孺人，右擁稚子，寄閒情於山水，吟吟自己「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的詩句，倒也頗覺悠然自得其樂。當時他的作品，以交給北新書局出版的居多數，尤其是「達夫全集」，最受青年讀者的歡迎，所以他每次到上海來，總要到北新書局去，我認識他，也就是在北新書局編輯所裏，初看見他時，我幾乎不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受許多青年崇拜的郁達夫先生，因爲他的外表上，毫沒有一些新文藝作家的樣子，他不穿西裝革履，却穿着中裝長衫，腳下也是白襪，直貢呢鞋，乍看上去竟像是個舊式商人的模樣。瘦瘦的身材，個子並不高，面部的特點是：額角很寬，鼻大而平，眼睛很小，嘴唇很薄，兩耳有些招風，這一切都是很容易使人記憶的。不過認雖然認識了他，却沒有和他交談的機會。後來又在魯迅先生的追悼會上遇見過他一次，那時他正預備到東京去，從福建到上海時恰巧逢上了魯迅先生的追悼會，在許多追悼的人羣中，他當然不會注意到旁邊有一個我，何況我和他本來並不熟識呢？自從見過這第二面以後，便從此地北天南，再無相見的機緣了。

說到郁達夫先生的文學生涯，那應該追溯到二十年以前，那時他和郭沫若，張資平，王獨清，成仿吾等一班人，都是屬於留東學生，因爲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兼之各人對文藝都具有濃厚的興趣，便雖所學的不是文科，也都在課餘寫一些文藝作品寄到國內來，在國內著名的報章雜誌上發表。當時的幾種著名的刊物，如「學燈」，「覺悟」，「東方雜誌」，「學藝」，「太平洋」，「少年中國」等，都常登載他的作品，但他的正式成名，却是創造社這文學團體成立以後的事。

創造社是中國新文壇上具有不滅功勳而又最爲青年崇拜的文學團體，這團體的發起人中，郁達夫也是一個，在前期的創造社中，他可說是始終努力支持的一人，創造社的幾個發起人中，郭沫若與王獨清以詩著，成仿吾以批評鳴，而郁達夫與張資平則以小說稱。他所寫的小說，大都是以青年的性愛心理爲題材，很有許多大膽描摹的地方，如「沉淪」，「銀灰色的死」，「茫茫夜」等，都大膽地把青年人的性的苦悶的情緒揭發了出來，而他的得名及受青年人的歡迎也就在此。因爲五四以後，青年剛從舊禮教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但社會却還是個守舊的社會，青年人所如輒阻，滿腔苦悶無從發洩，郁達夫的作品恰好出來作了他們的代言人，自然深投他們的所好了。同時也正因此，他便被社會上的一批以衛道者自居的正人君子之流所嫉視，加他以浪漫派作家或頹廢派作家的頭銜，而他也坦然居之而不疑，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是都帶有些革命精神的，做舊禮教舊制度的叛逆，這在他們是視爲非常光榮的事。

創造社最初和泰東書局合作，出有創造季刊創造週報等刊物，和創造社叢書，創造社叢書中，郁達夫的作品也佔有兩種：一是「沉淪」；一是「蕩蘿行」。後來因爲泰東書局的老板趙南公對待作家太苛刻，版稅總不肯照算，創造社各作家一怒之下，便相率脫離了泰東，自己創立創造社出版部，除出版創造月刊，刊印新書外，並把泰東所出各書的版權收回來重印。但這時正是北伐時期的前夜，大家都有另外的職務在身，郁達夫也膺了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前去教書，對創造社的事務無暇兼顧，便都交給創造社的一位小夥計周全平去辦理。誰知周全平却趁着創造社各重要人物都不在上海，在社內從中舞弊，大肆中飽，創造社各理事也微有所聞，苦於誰都分身不開，恰好郁達夫交卸了中山大學教務，便託他到上海來查賬。郁達夫。剛到上海，那周全平却挾着創造社內的一筆鉅款，逃之夭夭了。

這在創造社本身當然是一重莫大的打擊，幸而創造社在青年羣中已經植下了良好的信譽，稍事整頓，一切便都又踏上了正軌。不料創造社的內部一切才踏上正軌，郁達夫却反而以脫離創造社開了。

郁達夫的脫離創造社，決不是無因的，這正是他尊重思想自由不願意使一個純正的文學團體受政治束縛的嚴正表示。原來這時創造社的幾個重要人物已都在政治活動上宣告失敗，鐵羽歸來，百無聊賴之餘，便想利用創造社在青年羣中的信譽，使牠成爲政治的附庸，來宣傳帶有某種色彩的文學。這在郁達夫當然是極不贊成的，無奈衆議僉同，他一人勢孤力弱，爭論無效，便只好毅然決然的登報聲明脫離創造社。

郁達夫脫離了創造社以後，索性我行我素，寫他自己所要寫的文章，一方面縱情詩酒，倒反覺得脫然無累。這時恰好「語絲」不容於奉張，由北京遷移到南方出版，魯迅也由廈門到上海來主持輯務，「語絲」的發行者北新書局也在上海建立了發行所，郁達夫便和魯迅合作，重新來創造他的文學生命，他過去所發表的作品，本來已經輯成了「達夫全集」，第一集「寒灰集」且已由創造社出版部出版，這時也收回來，改交北新書局去發行，過了些時，甚至和魯迅合編起「奔流月刊」來，儘管改絃後的創造社對他大肆攻擊，他也只是置諸不理。

脫離創造社後的郁達夫，他的作品，仍不脫過去浪漫頹廢的色彩，如「迷羊」，「感傷的行旅」，「她是一個弱女子」等，都與他前期所發表的作品沒有多大區別。但時代的進展，却使得他的作品漸漸在青年羣中落伍了。郁達夫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他的浪漫主義的作風業已過時，索性擱筆不再寫小說，一面携家卜居杭州，一方面到處游山玩水，把沿途所見的風景筆之於書，然後整理出來發表，這就是後來交現代書局出版的「屐痕處處」。

到了民國廿四年間，他從前留日時的一位舊同學陳公俠，做了福建省政府主席，慕他的文名，便禮聘他前去，擔任福建省政府參議。郁達夫在政治上本來並沒有什麼立場，這時他正苦於文字生涯的不可爲，作品既發表得不多，版稅收入也日趨微薄，不足以贍養妻孥，便也樂得應聘，借鶴俸所入，來過他縱情詩酒的放誕生活。

不過他的官運，也只交了兩年多光景，廿五年冬天，他參與了魯迅的追悼會以後，便東渡扶桑，事變起後，他更在國內隨處漂游，行蹤無定，其間會有一時，在湖南漢壽他的朋友易君左家裏住了好久，易君左便是龍陽才子易實甫的兒子，原名易家鉞，以一閒話揚州——書闖禍得名，性格和郁達夫相髣髴，也有些文人積習，詩酒風流。所以兩人在一起頗爲相得。後來胡文虎在新加坡創辦星洲日報，想請國內一位有名的文學家去擔任副刊編務，但大都嫌路遠，憚於跋涉，雖然報酬很豐，也都不肯前去，惟有郁達夫却是閒散之身，在國內正苦無事可幹，便自告奮勇，去担任副刊編務。這一去國，在他不過是勉可維持生活，並不能算是得其所哉，而他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本來已告破裂的感情，終於無法再維持下去，不得不宣告此離了，這無疑地是郁達夫的生命史上最痛苦的一件事。

關於郁達夫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此離的始末，已有許多報章登載過，就是他自己也有「毀家詩紀」以記其事，這裏本來可以用不着再多說什麼，不過關於他們從結合到此離的經過，却很少有人能原原本本的說出，所以覺得有從頭至尾重新加以記述一番的必要。從前陸放翁寄恨銀頭鳳，曾傳爲文苑傳中的佳話，但在他本人却是傷心得很的，現在郁達夫的毀家，其遭際經過雖與陸放翁不同，而他的傷心却也正不下於陸，何千古詩人的不幸，竟如出一轍耶！

關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結合，很有許多人說是出於王映霞的毛遂自薦，並未經過任何人的介紹，